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論大防



不養教... 論初政... 陛下受天... 命膺... 太上之付託... 以

臣仰惟... 陛下受天... 命膺... 太上之付託... 以

承... 列聖億... 万年之... 基圖覆... 載兩間... 無不悅... 服

竊聞... 陛下臨... 朝淵默... 發言精... 當尊禮... 大臣凡

事審訂... 而後行... 臺諫論... 列給舍... 駁議隨... 即聽從

而聖德... 謙抑增... 置講官... 收召名... 儒有終... 始典季

之誠宗... 社無疆... 之休基... 于今日... 誠千載... 之幸會

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後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
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万一
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疆以銳意于治夫
下往、稱誦望太平于旦夕必其富貴崇高安
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
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奏偃然自以
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他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
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之笑者不知
其凡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
姓阜安有正貞現之風而權移焉闈几覆唐宗明
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用之用珠玉錦繡焚于
殿前後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
採珠玉織繡錦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
樂以政天室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
工縱苑獸出宮女留青將士投兵相殞曰明主
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崇寬大藹然有正現之風
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凡不免其身而其

尤可恨者初能踈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
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忘宿將而罷之命官官
公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
戒者也 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政
以季問為急而不以位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
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
庸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
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
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
身正家處事務政勳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

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之業
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季問增益聖德
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
大自其途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
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
億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惟
陛下財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
以不德嗣承大宝夙夜祗畏不遑寧處乃者陰

陽謬盪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
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
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
職司論駁雷雨為沴自應論奏仰勅詔旨尤切
兢惶實以兼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
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茲敢一一
陳述伏惟 陛下採擇伏自 陛下臨御之初
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
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
經理上則尽孝于重闈下則深卹于民隱此宜

有嘉祥為之應而交異乃尔不惟久雷無此蓋
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雷連日夜不止如此者
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
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后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裁而悞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土化
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
予我躬曰兢之業之曰憂心如重曰寧俾我遐
等語皆所謂遇裁而悞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
神不卒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

禮祀自郊祖宮上下莫廢靡神不宗日祈年孔
夙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修
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
事為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為
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
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
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
桑林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崇與婦謁盛
與苞苴行與諛失與與成湯不逆声色不殖貨

利六和事皆湯所無者猶奉之深自克責此宣王
所以粲然後吳而成湯所以其與勃焉也太戊
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
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三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
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
偽為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
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力行仁者為
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声音笑貌為哉言不可
以偽為也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

之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謹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故君子謹其獨
也文王雖在宮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祗席之間一
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掩者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
知莫若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
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近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近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机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
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
行內無嚴之可避方執通塞無樂之可徹荒政
日修德澤日布可謂得應矢之實矣臣區區之
愚尚恐有声音笑貌之為有無入則輟之偽故
敢僭越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
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閒已
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閒或議錫祿之多
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已惟懼不及伏
望聖明鑒宣王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

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
久一如前日雷震轟之于上之時斥遠諛邪親
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綱紀不以有人則作之
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 陛下視
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
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
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 陛下為
千万世聖明之生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声音
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踈諛佞者日進不自覺
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

始也姑即政而訪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朕
未有艾將予就之維猶泮渙言天下之事悠遠
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難合此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 陛下訪落
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悃
仰答清問伏惟 陛下財幸

臣等竊惟 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 宣
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

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設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二
後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祀僖祖此
事先重非設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
後以親統未及故虛東嚮之位以侍太祖而
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
祀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
以私意臆決太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
興之初董安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
中夙集前後論設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
以偏詞曲說阻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

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
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
獨不得為始祖給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
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
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祀
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設况今日九廟既
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
早正鉅典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万世之
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闢千
載之感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昭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
三昭三穆實為六世与太祖之廟而七本
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本之莫
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照
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
穆与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礼而不廢
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
于礼典其年三月己自祧遷藏西夾室至
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

乃復祧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
欲罷太祖却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
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僖祖配
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
君則當釐止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昔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準省劄節
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
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說藏于夾
室則考之周制僖祖宣之主不當藏

于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說祔于天吳殿則景灵宮朝獻之禮与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尽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禋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尽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考定為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

王周祖后稷其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而上之至禘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為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

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曷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能推曷為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文及已皆繫封于唐之建邦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為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及為祧也太祖之與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尊為太祖而禘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禘祖為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東嚮之位以至於今

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禘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遷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太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康有吳聖廟以祀涼武招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大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

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為順今
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
所以當祀也臣等以為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
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
吳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
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所謹按
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
四曰祔于吳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
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

之儀唯祔于吳聖為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
姚南仲等獻設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設遂定由
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僖祖當用
唐與各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
祖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
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
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
享于礼尤稱如朝廷以為允當更乞行下礼部
太常寺考設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請引三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全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人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虛譽執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彙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賓之講席渴于室見如恐不及次對之宛擢于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季非若許靖之虛譽

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
陛下傾待以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孝之篇
孝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
如振槁然奉朝失色言之瘞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苗止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
又去黃度亦為之紛紛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
已致物訖然未若朱熹之卒為之甚也取天下
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日去之
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
知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熹無職事惟有論

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
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待講
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
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
閏繫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拉後省可以繳
奏禪祠聖聰命猶未頌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
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
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其利害又甚于失
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
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

從不過不根故張子仁終不進鄭汝諧終于
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
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大上皇帝之盛
德也今或會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
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尔况施于此乎此
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
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禮之意無貼加劾隊淵之說在陛下若反掌
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
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臣實有望焉于犯天威罪當万死伏惟

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
大万机之繫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
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為者
人君必戒之絕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
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
三代之盛可以為万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官
室服用宴飲歡樂声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

數室玉秘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此而人君願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下之机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朴素愛動篤謹諸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方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由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与之爵賞稍過則為濫予怒人而如刑罰稍過則為徭刑而其尤難者其聽之言際乎賢与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

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艱哉仰惟陛下天縱聖性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尽為君之服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瀆直以人情之所喜与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又大可喜者見矣勉

情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苦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尽居道矣
臣久汗朝列無補事功謨蒙聖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竒論以補振聰明直以愚忠
所存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
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消埃之益以無負責難
之義伏惟、陛下財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鑄大防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考
周秦以來具止治亂之迹以為鑒戒此誠聖孝
之要也司馬先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
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与名分最詳以
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之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悛故韓魏反而啗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絕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而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正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其實繼左氏傳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相提格盡玄默困敦大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默在子因敦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名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之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為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義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死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見曰安汝止惟凡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記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于廢路馬留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賢不反后非眾罔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為下御坐為起蓋為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具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還君

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
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
仰孰敢于犯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
而至其家共相与何如也崇聖相承共由斯
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降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
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
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憐
諸論經理日異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
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
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

尺之紙風動方方疇敢不應入主之尊不患不
及臣愚欲望睿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
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侔天之下
濟而群臣得以卑而上下行使芻蕘之說不壅
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
隆下以以成其政歡放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
言君迂實切于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
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

守温州號為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
賓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
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顛水涯苟有一
夫之失所皆已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
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為明雖不設鈎距
不為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
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
群委寄益重大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違
離君父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消埃之
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為天之子

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
下以一身應之日晏朝坐躬親聽斷大臣設政
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
可否况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為
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政出遠
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
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
不知其凡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万里必欲
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
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已

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已飢之人主用心不得
不然陛下試于請問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
山路今付之小人為監司帥臣州今付之小
人為太守小軍今付之小人為將帥其人之才
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度
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
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
內每思有以卒偏而補弊篤近而卒遠臣恐四
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
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

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
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廷見訪問無一事之不用
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
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 本朝專尚忠厚呂除翰林李之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祚之始獲侍
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
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
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

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襲狼據不可動

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閩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卒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彞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

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 高宗被
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
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
人天相人所以濟登茲是知 本朝家法專在
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 陛下玉
音和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
畎畝不敢忘君惟 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尚帝昭格
年谷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
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疆圉兵連禍結中外

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謹好生
惡殺我 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北
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
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
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 陛下威德
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
本實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效也臣衰老得
謝待盡朝夕仰蒙東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
以久苦足疾趣詳實 懇控辭不一而止迫于威

命趣行群守津遠翰苑之除下于里門皇恐統
道復覲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
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
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先紹前烈益恢遠
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之本實繫紀
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程度越前古自叔
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
弛風俗凌夷凡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

殛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痾去體而元氣
未及復調護保壽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
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賫賂公行苞苴
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
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剥士卒以奉權臣則將
師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
盡籍其家數至鉅万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
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
所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拜
伏竭貲致產不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

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效奉前或少厚賂而後得然則欲其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敝縣官之不给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指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日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

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拳首為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之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

為德此万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
皆陽而君者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
一也雜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
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授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
思念願有以裨益至德之万一惟國家崇聖
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
窺 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
度亦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

漢祀四百餘本朝崇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
以雜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之修德莫若文王
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仁宗皇帝
老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皆能稱頌之
文王微柔懿恭視民如傷蠶之穆以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
度如天万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
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
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
本于仁柔以出治 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

又謹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
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
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
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
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宗仁宗皇
帝平戈鉄鉞之誅未嘗有兩私貸所謂仁者必
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左陛下之所當法
也陛下外鉏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
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
美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裁之

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
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蓋祖
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
威爾欲一奔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
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捷之覽未乘
虜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
此危道自講解之後崇聖不復有坎伐之卒
宣和燕山之後是時中國軍政文壞委于姦人

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
燕親見日边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
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力設險
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
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
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
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
制夷狄者不復可為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為鄰
所恃以禦之惟恒爾墻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畫
平地以守其勢但多予之金帛冀其勿擾爾

故雖以系朝承平策止于此况自建炎以來
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
未悔禍虜未滅之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
既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几危社
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已以求和之
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未諷非不知振發激烈
以據宿憤勅榜一出外議紛然雖浮官胥動不
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
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愛臣辱陛下
霄旻未忘顧臣輩無有長美以盡雪國家之

耻其辱惟甚臣觀歐陽脩言于仁宗曰元昊
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勢造盟而
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
雖深但以边防無備未可与爭屈已買和莫大
之辱是時猶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
可為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
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已增釁尚未
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
以宗社為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
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何

可勝言 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歛大有為
而迫近事未靖欲為未可欲望聖慮先定規模
內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
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
冗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
任敢竭丹衷以告 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
惟 陛下亟圖之

丹

文苑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体而上之求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駘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敵諛者

文苑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聽納

奏議別薦

鑰大防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体而上之求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駘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敵諛者

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
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
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
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
言一有五論稍高出言據正則或相夸以為過
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
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
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忌諱字多京
房之說王章之言既大寤于君心又深中于時
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禁止緣權倖側

目姦諫蔽欺矣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
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
今現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
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奉行則王
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忌諱以
至于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
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
几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冊以
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後戎言雖
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節可謂善手

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高而為鑒或借秦而為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後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成諉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愛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俗至飢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

矣端至于今日季以無事此非天幸安出人謀在今日事雜不然而其初真有所慮若謂大過則戒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鑿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處恭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陳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整愚衷僮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關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未遇有盜

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
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
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帥臣動輒臨戒恐
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
而護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元慶言乞
發陝西兵援茂州候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
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兵部延慶務在持重毋
得輕去或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
麟州神堂寨知州嘗虎牙領兵出戰有功詔虎
自今毋得轉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

擒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
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
持重鎮抚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
輕出利害實未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
士咸在行陳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
次登陟險隘晚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
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
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讀既拒而不從嘗
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
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特務愚者一得願效

君前伏惟俯務微悃曲由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於役法其害于民者亦莫大於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役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未安四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

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視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幸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未脚曰脚之法者者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舜夫之吏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

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
甲藩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容吏映其間
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內無復訟訟為令者謂使
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
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
何為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叛籍有多寬不
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
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
之貧者或不及此于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
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後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
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
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後法不明則民病以則
訟繁矣則吏可得志後法一定則民安矣則
訟清矣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
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
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
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捱
此法行之一州一邑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
一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天下

矣。或人曰：斯論軍器所冗費，以總其要置所以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
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
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歛，或至于
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
謂無名之歛？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
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
大率多出于民。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
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為無用之工？本所

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後五千七百餘人。歲支
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為不多，
廩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于諸州作院，
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
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
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
弊，近以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拋軍器物料，並皆
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
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
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別軍器不

患于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
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
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改軍器之程計工役之費
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
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遺還元未去處歲
省公家之錢幾方緡未几万斛蠹國之害既衰
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
圖之

福建監法

臣仰惟陛下勤恤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

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厯精之明
駘馱富惟摧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
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
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
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虜民
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
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于中道支發奈先後
之次網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旨詎
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
去而人不知利與而民有賴乃切一欲以摧覽

之法齊之行未几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歡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日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為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及者纖悉必聞奉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律俾之遵行以惠閭粵于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 陛

下財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群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高為事簡差出不特甚者至訟敬無虛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合比之教化則為 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毫無強顏獨據簿之未銷者

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
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負民下戶至有已納
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幸于免然則
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因
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
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
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
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
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
差度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獎而民

被實惠矣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
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
臣猥以庸陋備負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待承
華子載榮過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
陛下任使之意補 太子聰明之餘雖 太子
天資敏明謹勤好學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
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
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 祖

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
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海
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
當否不問與衰治亂帝王臣子孔子古人言行可
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札要以奉
不則上惟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
之責矣丑府僚屬亦做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
益此故事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勅朕退朝之餘務季為急閣通英之閣肆求經
史之遺言对死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
有資於功誦願何憚於增負具官某秀出天支
蚤收儒效擅間平之吝久宣出藩入從之勞條
昆董之言尤篤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於選部
實領袖於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於通鑑

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於寶訓之書其因事
進規書忠无隱矧是宗盟之彥首陪衽幄之游
尚服異恩以稱公選可入直中書入直中書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彥端
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旧幹辦
太乙官
勅具官某爾殆使官省謹而寡過肆还寓秋列
之銓進屬韃九陛仍護行官往哉惟欽毋替于
旧可
武彥即趙不淹換太子右監門率府

勅具官某因家宗支視古為盛然以屬近行尊
得奉朝請者亦鮮矣尔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
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尚勉之哉以求終齊可
許從善循修厥即
勅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茲登仕籍始得
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可

從政郎即武軍同理張全照降兩資

放罷

勅具官某治獄之我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從

吏為偽以陷人於深文臺評未上罰其可返再
鑄厥階歸務猶省可

修武郎前監銘吳府東城酒庫馬鎡

命賞賜曰命降兩官

勅具官某爾既推酷驚擾田里憲臺按治箠訟
自解前秩免官以正名分可

朝散大夫知郎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勅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尔按吏
不審乃既商理官偽為文祀山傳致其罪彼罪
雖得爾其可佚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

可

後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猶兩

勅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自選其屬

原以庠校之考為之少後札成而歸賞可後乎
可

何漢常益益循修職即

勅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尔隸

省亦与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可轉監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願降一官放罢

勅具官某推貨之禁至為嚴密治中別駕實專
掌之爾或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閔
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无素前秋免官以懲不
恪

福州現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

咸州團練使

勅朕肇祕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需澤以及万方
任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有子以康車告爾歸命以此卹典尚其有知欽
承休命可

寄資右武大夫選郡防衛使 皇子

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
京官現

勅官踰橫列使領運防是為右選之華用示內
班之寇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祗朱卹之勞
歷年寢多以疾來稔俾隸名于銓部仍賦祿于
真祠尚服渙恩以保終吉可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

歲封孺人

勅具官某嫡母孔氏此肆却帝推老、之恩尔

年登九齡子為命士子之湯沐以為晚歲之華
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常潛
其心奉至降一官

勅吳引其類因難保于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
于定制具官某蚤登臚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
既後有字民之无狀按章不審維多刻吏之文
具獄既成莫捨貪夫之跡考尋奉將乃屬沒臣
以党遇于需恩姑稍鑄于命秩尚為寬典毋有
遐心可

嘉王府諸尚書徽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判善黃裳

勅朕有口无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
經術既闡百篇之奧可稽一秩之褒其官某造
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
見之游霽專旦久博文約禮敬著乎心孝古驗
今如指諸掌曰乃天資之美加之孝力之慶茲
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胄非務為章句之
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
直仍先朱郵之僚進有賴於論思退尤資於講

皆其祗朕命式究爾心可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諫黃艾朝奉

即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勅其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

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見游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主終篇推爾賢

勞何愛一秩其益豈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

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可

知揚州錢之望後直寶文閣

勅其官某朕肇禮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青咸

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闔日著聲績如爾之

望者顧可後乎爾守襄陽灼言荐至稍鑄富戰

于今二年因予泰時之恩歸汝賢奎之直其祗

究渥益懋爾功可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 置使司

奏奉知黔州

勅其官某蜀道万里士之負文武之才者朕何

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戍制使謂爾通練老

成速帥人稱某沉毅通敏朕以二日之言試爾

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自有所尋則知所以報國矣

可... 泉州同安縣... 勅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哉于出
苟利吾民無遠必錄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灵
跡却蠶蠶而張官軍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
實且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可
承直郎坑治司檢踏官將蓋降一資
勅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尤以總渚高之貨泉設
屬支郡以完山宰之遺利爾其屬也治工爭攘

至相戕殺尔寔啓之勅章既聞其上
一秩免所
若官吏之不處庶乎知警言可

此疑後人割裂原應并下為一卷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文淵先生文集卷之六

文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願平園修職即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

未易法降一等放罪

勅具官某爾筮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公磨敢

爾披猖鑄秩免歸尚為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

哉可

中內侍省都知鄧從訓謚奉正

高宗皇帝徽號冊寶轉協忠大夫

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勅朕推尊 烈祖務極隆名宜冊之嚴式資办
護均行賞典尔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
中成橫班秩峻既華留務之華高庙祀成实
任矣勞之首爰加命秩用答爾勤可

禮部侍郎倪思等為保常良孫奉主各降一官

勅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于是斯既
駭予聞致貽伊感具官某夙推清望適歷華途
比因得監之迁爰謹屬察之薦家既傳子清裁
人亦謂其端良俄隱慮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

考尋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脱于七階俾爾姑
鑄于一秩勿以懲美之故而忘推轂之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勅具官某人之難知由矣尔為南蘭陵以戶曹
為美而奉文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奉將之罰
不可廢也具上其秩毋忘省循可

隆興府隍山字應庙神封惠濟侯

勅具某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
也尔神生而不求闡達以忠孝而化人沒而
能著灵響有功刹以及物手植之槐犹在舟行

之禱必答子之好爵其尚歎承可
朝清即致仕列礎降一官

勅具官某朕視廣海猶哉旬也爾守蒼梧而部
使者謂爾加賦于民且日遂祠請而未解問劾
章而徑行矣已掛冠豈容幸免姑鑄一秩以示

舊德可

從政郎錢迪降兩資候服闋日与遠

小監當

勅具官某細民以羨海為業私取冒禁或未能
免爾任邑令又方报表使者庶按謂爾為逋

逃之洞數何耶削去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駐
其尚何辭可

寄資刑武郎

嘉王府都監朱思止

轉歸吏部在京官規

勅具官某服役內廷兼官王印克勤所取以疾
馬閑祿中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恭命以善爾躬

成鑄知黔州

勅具官某尔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雜遠委
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爾作守凡牧民

固團之事尚勉之哉可

味具官某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

官祗候董友閩轉歸吏部

勅具官某爾成職中禁使領這團共事累年以

疾求退俾仍旧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

用可

系義郎閩門看班祗候常琳报差

錯降一官

勅具官某朝儀尚肅賓替尤嚴進退降登視以

焉節抗声失度時汝之辜爰前一階懲不恪

可

郭棣知瀘州

勅掌殿嚴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閩之碩憂茲

煩鎮抚騰予世將听我訓刻具官某稟賢沈雄

馭下嚴整出臨淮海當一面之权入總龜貅

久護十序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

按彼蜀道靡有蛮夷之外侮何期蠹賊之内訌

狂卒稱兵中无与者仇人假手天实誅之碩平

時謀帥之甚艰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

全曰汝偕爾具改方畧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

及側凶徒既殄先帝問從義士宜多當行第賞
後爰有中遂令境內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
之暢佇聞嘉績別議優恩可

文州 文州 吳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勅具其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卒去都城万
里苟有利于民而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灵
貺尚其款奉以惠遠祗可

文林郎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漢降

一資 一資 放罪

勅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冀府不能自潔其

身乃与昏徒共為姦利償券焚曆款蓋徇彰錫
點示懲尚服寬典可

文林郎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勅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閒乃爾
失當強其非故姑示薄懲可

承信郎 承信郎石璿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

勅具官某父某北岸郊霈推考之恩爾年登

九齡子為侑士授之武爵以為晚歲之華可

具化軍 具化軍莆田縣順洛庙靈惠昭應崇

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勅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于妃倪
非是響之若聞豈得恩崇之特異具其神靈
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鮎海之濱服朱衣
而獲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
既極君之宥禱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灵
惠之田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
可

朝請郎張柳為條舒光卒生降兩官
勅具官某人之雅知旧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

池陽郡博士為美而奉之閱歲已以乃以賄聞
比申奉將之罰惟有在哀瘼而未及既除喪矣
其上二秩毋怠省循可

遥郡刺史知和州某依旧武功大夫
初州團練使

勅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說古矣紹興以來名將
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
西陲屬韃九陞頃由選擇出守山阳雖边塵不
驚智勇无以目見而首尾五載固圉有勞徒之
太邦陞以遥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超功名

毋忝爾祖可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

西國歸集八現

勅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帑恪勒厥職式閱
其勞祿以內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
可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太老降兩資

其二 封世放畢

勅具官其隨恩笑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
一日今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賊

也詳究始末失賊已多而又不能自別于貳貨
之嫌再鑄厥官歸務循省可

此疑為後人割裂表立并下為一卷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大無丹... 故未... 日... 又... 不自... 有... 有...

文淵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外制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衛為鄉

民訴水傷擁併死捐八人降命官

勅具官公尔誠邑輔郡能聲微聞秋潦為災訴

者輻湊老羸蹂躪至有死傷曾非閔防所及咎

將雅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可

坐聞八平嘉王府講尚書徽章官屬諸色紙應

味具官某良人各轉一官資章新此百篇上書

內知客修武郎薛令擁秉義郎戴

勅具官某賢王務李溝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

坐閱八年之久凡与朕守成進官職爾起于諸
生班在上閣祇事朱印見謂恪恭換恩所加勿
謂故事尚勉思所以稱此者哉可聞前朝文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

郎姚思正保義郎童致中徐松

成允顯高珂指揮從義郎馮陞

王良溝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

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

尉張栝承受斫手分承信郎野

良嗣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

通與祖容司成忠郎傳昌世前

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

大夫陳世安翰林匠候李之美

成全郎陳翊

勅具官某等王印談經閱歲滋久凡日執事成
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恭恪可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

笑造

勅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為之
星曆之季焉士者可不務乎爾遂於曆徹于朕
听因其所長俾或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
稱朕欽天授時之竟爾尚勉哉可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壯楊坦列

選李端刑敵沈明黃毅杜椿吳珪

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彬陳

琚曹渙三陟黃義陳注換武翼郎

丞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勅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

尤者列在八門為予衣牙歷歲既久親越挽強
之核超授武爵漢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
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可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行

坦聶崇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吳侑

郭錫換送義郎

勅具官某爾等以奉勇選密侍震居有年于茲
矣親閱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之哉毋怠
於事可

神騎裝補副指揮使姜勝煥葉義郎

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換送義郎
天武下利副指揮使呂俊換修武
郎

勅具官某仍等發以武勇備予羽衛閱歲既久而
槐強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
恪以稱所蒙可

趙介循從事郎

勅具官某爾以刀筆為冊府之吏周旋四庫其
賦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賢級其思所以稱
此者哉可

入內內侍省都知鄧送訓轉履正大

夫依前奉因軍承宣使餘如故

勅總禁廷之務以矣宣勞居橫列之班茲焉進
秩具官其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宮闈習見
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兼提中職之綱條爰因
酒之止修更陟武階之後勿云近北思稱優恩

蕭鵬已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

轉官回授母淑人耶津氏封郡夫

勅命婦之封率從於夫爵小君之號茲越于郡

彞其人蚤嫡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
寇名已著于鳩桑一子馳思崇特頌于鸞往
服朕命益宜爾家可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勅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
事見大夫非无可使恐不及期以尔志存許
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關俾將予指闈命引道禮
成未歸進之一秩姑以勞还俟訖外庸嗣有褒
擢可

武翼大夫楊太節奉使回程轉官

勅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必選上介以
輔其行爾以扈衛之臣為行人之副中途易節
凋護无虧惟尔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
欽承可

奉使官属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

會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部師

蓋忠訓郎黃允迪訓武部李邦安

忠訓郎楊祖烈吳良弼趙進承節

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

金考達進武副尉王仲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為假吏之行
幸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副都指揮

使郭杲落階官

勅魏十序之衛久護我昭頌一礼之恩用申褒
律具官某器資沉鷲謀略雄深飭边備於上游
生銷外侮肅軍容於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
之无多眷故家之可用際尔昆弟為予爪牙茲
徽武階俾專使頌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
公其服深榮尚因忠報可

閔門祇候訓武郎李彦机從義郎李

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

一十番各轉止官

勅具官某等信使未建掌在上閣省替之職不
容毫釐之差抵事累年積勞可賞之進一秩益
務恪恭可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雨

資

勅具官某边臣无小天背以忠實為先爾以逆
因受罰矣而又為欺荐前一階用戒來者可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具官 不怙轉一官

勅 其國家以十階侍近屬必十載而後一
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宥其子躒
等而授制曰近比實惟異恩可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閣門宣替舍

人

勅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官兄子不患不致
富貴顧所以將之者如何耳頃墨吏改亦
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宥贊之職用以命改

累

之哉知復玷缺之艰难則知所以保其身矣可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

勅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收使

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

不能自已何也解絃更張事始少定視官置散

以謝遠民而爾亦去矣爾豈欲害民者後以味

于不遠復之義而致此亮某本心追復旧秩能

体此意尚為有知可

大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奉修

壽皇會要并礼仪使轉一官
勅朕宣張不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于五
載之余登奉宝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
兼總宏摹矧相礼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
某該通而知務端靜而善謀頌上禁途居然有
公輔之望迨非宥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豫
于岐机益茂明于国体鐫成大典允藉宗工誡
奉綽儀更質使範以侈八重華之盛以彰疊矩
之傳爰序進于崇階尚勉從于遜膺增培米食
仍行真會噲鋪張閱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

故事尚監而致主之心但服衮綈辭川緩寇渥可

從事即趙彥適收使射中減磨勘階

一資

勅具官某國家選士于廷又命以射尔以宗支
之秀既擢儒科能游於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
以示功獎可

從事郎王克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鉄

錢入銅錢界美清監鈔降一資

勅具官某冒利犯禁有民則有之尔為獄掾乃
敢以身而試法稍鑄命秩猶為寬恩可

朝清即尉閩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
運降西官

勅具官以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闕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為之
闕彼甚矣鑄之二秩以厲其餘而猶不奪爾合
江之符以不得罪于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美
而取盈為可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為提刑陳倚
申斥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
五郡

勅具官以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
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
事矣却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鑄官一
等易地近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靜鎮之可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
降一官

勅具官其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
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鑄命
秩以儆廷紳可

寄資石武大夫遷郡團練使將滌降

兩官放罷

勅洒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
官某久以勤敏祇文禁嚴當克謹於官箴乃自
貽於罪罟命鑄橫列尚畧送團畢歸鍾部之班
顯示貂璫之戒可

內侍高品李元美津忠弼即放罷

勅具官某禁途貴肅三尺尤嚴爾敢其間而越
法度削官二等尚為寬恩可

閤門祇候潘瓚落看班

勅具官以爾祇事時朝再更歲禽稽之故實盡

正官稱益務恪恭母急于久可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蓋送于夫爵心君之號茲之于上
恩故某官妻許氏蚤媾將家今為后族廉車既
往莫階借老之宜戚用方其實歸懿親之長屬
禕衣之歸錫分石竊以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
對寃光之渥可

直敷文閣史弥正為高陵奏万雄公

事佐武軍官現

勅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先与于公府知篤葭

蒙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宜遂徹朕所收
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官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
棄可

侍御史林大中直宝文閣知宣國府
勅其官以朕惟天子耳目之官与夫言語侍從
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然進退之際君子
之大致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
固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
体義形于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前銓衡所
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

實 茲皇初潛之地富直宝奎以究尔行牧御
之方无俟多訓勿以在外而老告犹政成東歸
副我虛侍可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四明樓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
鑰大防

次魏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外制

知漳州鄧駟江東提刑

鑰大防

勅具官某入而君猷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
皆朕耳目之官也以尔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
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俞汝豈
惟引以寢近為尔之寃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
垂意臬事至遠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朕將庶九焉可

新命下月知序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勅具官甚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固敢棄于
度獄而明罰勅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寧
于中外矣尔以諫省之旧知予德意而敏明詳
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間用為廷封之貳者張釋
之使天下无冤民于定國為之民自以為不冤
汝往弘其為朕持天下之平且川行汝季道愛
人之志可

大理評事李珣再任

勅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于文法不以輕授非

遲以歲月不能通貫也尔以名家子充職既久
以其自到爰俾因任尚閣來效勿替厥初可

故太僕蒲察父安女碩人乞用父遺

表恩澤封郡夫人

勅命婦之封蓋從于夫爵小君之歸茲出于君
恩之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渭
父先即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
而未清乃叩九閭之邃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
衷矧有近此特疏予宥用慰尔心可

忠烈郎吳州遊奕軍摧統領常崇轉

勅具官之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
閱其實不以遠近為間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
採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可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聲步
軍司左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
放例斃數少各轉一官
勅具官某等歲分遠諸軍牧于漸石寬間之鄉
惟統御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閱實生全者中進
之一秩以為來者之功可

高夔知庐州

勅具官之爾頃守合肥崇移之內郡近守四明
又易以边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閩蓋以尔習撫
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迁為內有以固吾圍外
有以宣主灵尔尚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為磨卷

官錢降一官与間慢差遣

勅具官之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于郡邑然軍
餉則不容闕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尔為之
闕供甚乎始鑄一秩以為罷軟之戒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山州刺史多
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送
郡團練使

勅具官山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
進則謹守旧制未嘗茲也以尔父學建節疏不
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于朝俾尔昆弟俱領選
團之任朕之于尔厚矣尚推恪恭以緩寇祿可

林鏢閣門舍人

勅具官山尔以武科首選充職上閣有年矣街
恤告歸克喪入見俾还旧班益務恭恪可

中大夫知寧国府蔣繼周庶勣轉官

勅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尚
伸吏課之公具官山被眷 慈皇進班言路以
中執法之旧為東諸侯之尊政最有利尚存稽
于褒表封章未上何屢請于歸休茲以年勞應
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索之聯大異庶
工往祗茂渥可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勅帥閩有嚴方任碩憂之寄囊封何遽來騰告
老文章驚尔疾之寢深抚子衷而甚感具官某

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少歷艱勤券成畏謹之性
晚更事任卒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旧勳擢
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游閱歲時起分嶺表之麾
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无煖席之淹以對
西清用爾掛冠之寃尚期自厚以冀有瘳可

岳霖贈回官

勅掛冠有請方融次對之班易箚可象宜厚飾
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于斯具官之出自勳門
勳導士檢攬營登車之寄夙著矣勞簪筆持橐
之除實由親權分五年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

何恙之深與生遂已念世臣之无几愴長夜之
不晨忍聞垂絕之言寧愛不貲之寃躡四階而
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尔家庶將予意可

知贛州趙彥操知廣州

勅具官尔頃為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器
稱今二十年矣屢城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
實控百粵去朝廷遠委任尤重章貴壤地相接
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尔之名矣序
以命尔其為朕緩編氓抚蠻蠻使嶺海之間不
異哉旬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可

知靜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官

勅具官上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艰廣右為朝廷
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尔以甘泉旧臣起家作
牧而兩載之間內外宴然治行可睹美方爾
功而疾沍乃用甚力何即均逸祠度遂尔賦
歸之志陞華論獎示予舊旧之恩尚勉壯
忘忠報可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四明樓

鑰大防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勅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取專宗伯當
用朝廷老成之人閱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
俊之選求之公論會曰汝諧具官集季極群書
才無數器被眷知于慈宸參察案于儲官出入
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中人之所難
項闡封駁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茲德望處以

文昌既務無清實摠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尚殫
稷契之忠可

中書舍人黃裳給事中

勅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
君之命不唯于出而望其能納也瑣聞之朕為
朝廷唯矜古禮昭然尤當遴擇其官某天資直
涼孝力粹深處之士即則有講導之益擢之祠
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授尔以封駁之任非以
序而遷也事有不可尔則尽言而可後朕不
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体朕所以

命爾者矣可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勅具官尔以檢魁之彥端涼有闕進丞容臺
力載史筆王即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
名流美此數器得貳戎監是曰序廷萃之象曰
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可

吏部員外郎汪義瑞監察御史

勅具官尔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尔察之分
職非一人之可為况現在廷識擢自我以尔
先中後屢試長才夙儀凜然有御史之望声吞

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
郡尚何李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
祇朕命往振臺綱可

右止言胡塚左司諫

勅具官公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請有守論
事加詳蓋闡古者有爭臣七人尔独矣勞念之
久矣增置諫列牌止左虛之位其益寔乃心暨
乃僚相与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
有闡于世亦惟休哉可

監察御史何巽右止言

勅具官公臺諫之選俱為甚重而職務自有不
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尔為大察
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凜有夙案合予授以拾遺
之職滋嚮用矣以我身之夙尽造却之益則朕
有所言之美爾而亦无愧于古爭臣矣可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計遂為同列之
尚矣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过与罪疑惟輕繫
古之刑移情就法尚戒于茲可

宝文閣直學士程八昌危圖閣直學

士提奉南京鴻慶宮

勅朕收覽群才緬懷耆德翔東宮賓友之旧游
送琳館之游冠西清享士之班爰峻何圖之直
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冲幼享壯行曾
不踰于一節出藩入漢實有闡于三朝退食自
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義經八卦之文畫地
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廩人之粟益高延
閣之名故国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
室毋忘敵告之忠可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

氏追封兩國夫人
勅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二
國之封雖不待于生榮顧可稽于卹典其封爵
起由戚閔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尊居有珍瓊
之飾少同甘苦与能家人而忘貧晚被寇光因
宜君子之偕老云胡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
大邦既屢頒于翟希美公侯之兩社爰特畀于
寢章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室之嗟尚惟精爽
式克欽承可

御史臺檢法官李讓太常丞六禮彭

龜年司農寺丞

元係村大中辟差大中
与郡張叔椿再辟辟免

勅具官某等爾謹篤信好季表裏无玷尔龜年
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心愛
君之心御史選也夫中之辟叔椿之亩豈其私
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
而高爵非所以留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
哉

都官員外郎趙濫戶部員外郎王溥

左曹

勅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庙子

孫苟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
奏笏阻之深内為秋官之屬恂自守尚有家
風廷寘左民毋懈于位可

趙思璘知德慶府

勅具官公海康雜遠以高庙潜藩而增重選
俟尔不輕也爾以宗支之秀資歷寔高往抚是
邦毋忽民事可

都大提点坑冶鑄錢所延年兩浙轉

運判官

勅具官公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總貨

總管

泉之重在內則歲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尔
長于心計駸歷已深新安之政興仆植僵徹于
予听鼓鑄以佐用度又優為之計臺虛位亟以
會汝式適其端以副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陳揚善知光州

勅具官以淳光旧為內郡今實茲邊牧民之任
不輕畀也以爾當守補邦見稱办治自去節省
家食有年茲庸授以左符往臨邊徼抚民以寬
虞事以靜其庶幾乎古之折衝者矣可

知湖州越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勅具官以尔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办
治有聞惟時種官究山澤之利與鼓鑄之饒以
佐國用非心計浚長風力強敏之士不足以當
之輟自是具俾超臺治檢提吏奸導疏利源匪
亟匪孺惟正之供則有之哉奉夫可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勅具官以朕臨御五圖求賢如渴儲闈察案送
用无遺蓋奉予所知非止篤旧故之恩也尔以
儒學奮身周旋清肯伺藻之榮迫配前良肆朕
纂承之初最先收召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

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朱邑由
北海入為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周
稷之事哉然祇厥官嗣有褒陟可

呂大麟知常德州

勅具官公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文獻不墜
未有盛于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寢寥慨然
念之起尔于家以尔素守家法好孝不哀宰郡
有循良之称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國既久退然
自安武陵湖右無區外捨五浮之傲悠得矣牧
以填安之故幸以命尔尚勉哉能大其家則

為報國可

左丞相苗止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勅朕任相甚專震已以所累奏篇之賞蓋膺八
命之崇覽遜膺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楯故事
加賁曾門具官某生為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
右繇王國大夫之有闡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
之未遠惟躬行無媿于幽顯故家聲大啓于孫
曾是生名儒教位上宰閱書屢錫已登極品之
官公社聲聞震昨真陽之土尚惟精爽歆此寵

灵可

曾祖母周国夫人葉氏贈周国夫

勅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惟思而爵及曾祖崇
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矣仍多中饋之
助夫或加寇婦則從之其封山以柔淑之資媚
儒素之族情切累行雖有良人之鼻必順安時
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于
小君寇仍疏于大國不改周南之旧用配尚侯
之祀其祇異息以利後嗣可

祖贈太師沂国公寔追封福国公

勅德維著州卿而弗顯于朝廷身不及富貴而
乃施乎子孫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
诬我有宗工恩逮顯祖具官甚坦：出人之履
恂、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于國故餘慶
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需澤
貴極師垣乃更沂水之旧封仍祔闡山之卿國
九京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母楚国夫人供氏贈南国夫人

勅婦道之修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具維

寇榮不及于生前而恩渥屢加于身後具封某
以幽閒之操崇節檢之風夫婦俱賢蓋非一日
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餘賜湯沐于南荆
易封沂于上路以顯偏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恩
可

父贈大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勅朕惟東周大夫由氏號稱世美子國子嗟之
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此丘中有麻所由仰
也朕之用矣則異于是其官某世有潛德生為
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于後惟我

碩輔秉國之均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教忠之
效也既昨武公之土復更畢万之封父子之矣
于是俱顯視東周之由為盛矣死而不忘其尚
知教可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
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勅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存更大
國之封具封上德靜專父家約素相夫以禮
躬益光奉業之勤教子能矣慕軻母擇鄰之訓
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于三孤貴遠登于

累葉表茲闡一軌用配禰宮改比國之旧所界東
藩之新邑

劉氏改四塞之邑
和界大名之新邑

申加閔冊增育宗祀可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勅朕寃大臣躋崇孤保爵既加于祖禰思又
及其閨門與封之生有令姿居循內則知巨源
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徽印及見其貴
相隔幽冥之際仍擬伉儷之情夏家通疆顯漢相
元勳之重魚軒象服用秦以大國之封九泉有
知子載无憾可

大理卿王尚文直亮圖閣知平江府

勅具官之吳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
爾生長荆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
聲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
長廷尉位嚮用矣抗章求外目詭治民為尔相
攸无踰于此界以義裁圖之在用寃爾行豈惟不
威昔人畫繡之榮吏民間之不戒以孚足以寬
吾領愛矣可

浙東提刑陳倚際大理卿

勅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為
詳治獄者无与于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鞫囚而

卿實德之選顧不重哉亦習于憲章而操心迹
厚由廷評而上至于為長踐嗣有年矣館建
之符持浙東之節又皆有稱為津時已試还尔
旧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尔能尽心使刑獄號
為平則庶几乎古矣可

知雅州宋南強知金州

秘具官其金城外控邊陲內連巴蜀有民有兵
號為佞藩延燔之餘止須長才以任郡宰擇人
于內豈曰死之臨遺而行慮不及事時咨西南
之守就以此焉以尔有志事功敏于從政其解

蒙山之祖往抗漢陰之民此而有闔朕將用汝

木待問知湖州

勅具官上儒科首選官遠相望儲禁旧案收用
略尽 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為多士之先冲人
頃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劾仕
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為明當塗之誣浮議遂
定吳吳劇郡視古左馮中所憚為奉以試汝勿
以多言為畏倚需最課之聞高高美官豈于汝
各可

曹培大理評事

勅具官之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对有司
之間者易為之察庶獄之情者难于尽尔為廷
評其以者之所習見于詳讞之際遇事加勉增
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之列為稱職可

福建提刑辛弃疾太府卿

勅具官之尔蚤以才智受知慈宸盤根錯節不
勞餘刃中更閑退老以其才養返往之氣日趨
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朕則得今日之用
焉君從閩部長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

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可

顏師魯知泉州

勅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田鎮慰頡
川顧借之心匪曰朕私從得君重既去家之不
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季茂孺先朝推壽俊
慨孔戡之去命典外藩念阳城之勞許还故里
而遠毗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焚手輟莫留
滯相鍾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為既徹听
聞重增嘉嘆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
才追常表之遺風當一變于閩洛用蔡襄之故

事宜存領于泉麾式造其驅以副所望可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勅具官某章首居江右上流控楚粵之要民倍
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
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群之資為有
用之季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為才御史彈劾不
避于权要論議亭中于事礼横榻之風振于一
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茲地
先声所臨百吏望風抚予南邦以寬憂顧朕豈
汝忘哉可

廣東轉運判官黃掄再任

勅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
列郡之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耿尔以端諒之資
選在諫省去因未几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
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由之意又以見朝廷不
忘逮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宥可

官人王安、轉郡夫人

勅朕謹乃儉德固无漁色之私遂于後宮亦若
審官文選官人某稟資妃嫔祇事靜專被摻木
之恩登与内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躡升名郡之

封其益習于壺彝庶克緩于完數可

直尤圖閣知贛州楊万里秘閣修撰

提奉隆興府王隆万寿宮

勅具官某朝廷之于異者用而尽其方上也用
未久而勇退寇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
之本心次焉者非不得已也南以清節雅道冠冕
一時高丈夫扁追配古作出中外聞望日休
升臺乃歸伴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異抗章
自列欲苗不可界真祠之佚非論讓之華詩不
云乎雖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

秘書丞陳損之誰東提奉

勅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誰東監笑甲天
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万計調度低昂
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
于當世通疎闥敏遇事風生周旋清望久擢宰
掾弥綸省闈倏著兵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
頃護使容獯來淮壤歸論利病如示諸掌若因
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可

起居舍人陳傳良經進 奉皇左政

轉一官

勅具官某朕惟 壽皇在御務行 聖人之政以
十有八年傳祚菲躬愧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
謹以事繁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為法于万
世者別為一徑追儒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
以一代名儒晚登卽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
篇未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諫冠佩儼然若烏倫
賞蓋先于中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
哉可

浙東

提舉陳紀本路提刑淮東提舉

浙東提舉

勅具官某等聞東部刺史萃于會稽密迹行都
視也却為重祀以治之才為常平使者統界
臬事任益高矣以倫魁之亮領淮南鹽羨改
授蕩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无寬公
私冀足以副朕選掄之意可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後從職滿十

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
鋒軍先制李柳同

勅具官某爾出旬禁旅護戎泉南既歷十年內
外靖謐雖功名无事以見自巽勞著矣俾循故
實序進爾階益習誦鈴以俟選用可

李柳改泉
南為陪都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勅朕纂承五緒罔任旧人一日方几之繁既久
勤于禪替三軍五兵之本茲益厚于倚毗乃播
綸言式彰擢用具官公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
端靖結 慈皇之知以忠純為初政之輔同心
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克舜
之道居宜鎮于雅俗動有助于沈机察其所安
任以不貳矧一登于收地凡三入于樞廷涼憲
度之愈明昇事叔而增重曠予欲務孝宣之周
密以起治功尔其慕子房之從容用符眷意願

惟宿望奚俟多辭可

同知樞密院事陳駿參知政事

勅贊本兵于右府方籍收猶圖共政于途聯尤
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其奉挾至原
才周世務立朝蹇諤素為君子之儒處事精詳
君有大臣之体升之當伯耀在机廷陳告后之
謀猷簡而望切贊基命之宥密靜以无華雅量
錢濬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于以私曾不俟于
暮年俾進陪于大政國以永賴人无異詞噫謨
明弼諧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尔其推腹

心之忠永孚示休以副所屬可直道公其琳琳
吏部尚書趙汝愚國知樞密院事
勅西陲以同姓阮封不在公卿之位貞平以至
親輔政厥由多望之除惟我本廟尤厚皇族始
則優加祿爵曾弗任于外廷後雖並用親矣亦
无踰于法廷茲聞宥府蓋得宗英具官人派出
天潢望高國器蚤隨寒雋首冠于儒科出任藩
宣久臨于蜀郡侍經帝幄選士貴闈皆故節之
所无在系身而善脩愛以樞机之寄托之肺腑
之親必有若人不堪大任匪固私于異姓將深
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幸本
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
杜離城之勢可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刑部郎中沈樞度友郎中

勅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為郎憲部格
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出入以周
知經費之數欲得清謹之士為之故以爾迂焉
勿以即潛為淹思所以稱其職者可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勅具官某郎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

而授行之曰矣爾出名闕通習憲章久歷廷尉
之屬宜右茲選何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
日遷道借田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修門養資
外府而後迂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
斯奉可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
郎徐誼右司

勅其官其寺宰掾非它官比也調護閔決皆天
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為守之應變之助者曷克
為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爾誼能為可

刑通貫治体一以序迂一以選授朕方委政于
二三大臣惟尔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
務助朕求矣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可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祕閣兩浙路

轉運判官

勅具官王厚之朕惟轉輸之任莫重于哉內祗承慈
訓率用士人比年以來多稱其職尔庠校諸生
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勤小物而知
大体領使淮西聲望藉甚為郎名曹侃然有守
还界道山之真兼按澗河之間飛輓以時而用

不之凋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
可

監都進奏院未致民大理司直

勅其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
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害閔奏當尤
不可以輕授也尔以儒孝自奮而宰邑丞郡循
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尔位選以命汝往哉
欽可

司農寺丞彭龜年秘書郎

勅其官公朝列多士皆以去選雖不以日月為

功要必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茲又何典中
秘書朕不以為煩人亦无得而言以爾之才望
有以當此也道山群王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
時臺閣高選于此乎取何止諫未見之書而已
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止揚絲太府卿四川

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

卿湖廣總領

勅其官公等國家東處吳會宿兵楚蜀示天下
以刑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尔經奮身西

南老成洋辣樞屬宰掾裨助為多問以蜀事了
辯如響是用使尔于蜀尔抑起自故家見聞殫
洽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夙土尤所諳歷是
用使尔于楚寃以外府長二之任將命以行尔
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緩急之宜无之且無病
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特別朕
之顧憂可寬矣可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勅其官以荆河以西吳興為輔藩荆河以東婺
女為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尔少為率首声

振東南從吾春官備察之案念投閑之既久命
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為宜是行也非惟
不使汝遠去哉旬苟尽心烏課最易聞公論自
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无間言矣可

宣教郎史彌庸係秀王孫女夫轉一

官

勅其官以爾以師臣之子娶秀郎之孫不習貴
驕能勉家孝惟恩示宣遂進以官徃其欽承益
務修進可

朝奉郎給事中黃裳朝散大夫叔工

部侍郎謝湏有磨勘轉官

勅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僚之公優法沒之恥
犹不忘三載之考具官以再登朝署丞上禁途
朱印橫徑久藉講磨之益瑣闥批勅尤高論駁
之夙謝深甫云朝朝者密勿禁途三輔政
清久皆于彈壓或外任重尤賴于論思茲以年勞應于
治典爰陟文階之等屢陞官傳之華其服恩榮
尚殫敵告可

張允中諡修 主牒循從事郎

勅具官以 慈皇宝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尔
焉胥吏与有勤劳既登任版併進二階可

知秀州趙充夫 改知湖州

勅具官業尔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踰
办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吏則不惡而嚴民甚
安之湖右近輔最劇就以畀汝近歲皇族人才
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益勉所長為諸郡率服
将有以表異之可

太李王穎斌知常州无錫縣吳獵潭

州教授項安世召減並除秘書省

正字

勅具官以 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

次而進非所以示招矣之廣也博來公言取以
數路爾城由舍法官孝省爾獐方宰壯縣爾安
世客授湖南一聞其美俱舍給札前此殆未有
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冊府遂列英躔豈
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為多士之勅庶几無蔽穴之
彥亦將樂從吾時焉可

戶部員外郎趙謚陞郎中

勅具官之近歲即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
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亦以名臣之孫更踐
蘭省積其吏考就止厥石官溥寢高益思加勉

蘓夫汪太季正

勅具官之眉山蘓氏文敏相望爾雖派別以季
自奮朕覽薦牘召寘季館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何樂如此登勤教事勉繼前良可

趙不遯知西外宗正事

勅具官之國家宗友日盛敬處郡國而溫陵長
樂猶循南西二京之旧各有司存以尔行尊而
性淑奮由儒科練達岐事徃其至盟科合吾族
抚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獎孝秀以率其不良

振之麟趾之風庶有望焉可

江東提奉黃黼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聚天下矣士列之朝行必更外庸而後
後牧用非惟欲重郎道亦以詳試人才亨途由
是而之焉不輕昇也以爾馳聲膠庠資敏而練
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体召时便朝嘉其
忠策右曹動關民事號為劇煩往既乃心以副
選擢之意可

煥章閣李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

李士知遼府

勅憑熊軾于上游久資頌撫之畧畀麟符于重
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為函箒之司增峻宝儲之
職具官某性資闔敏智識縱橫樂父兄之吳源
流有自登侍從之選揚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
甚厉臨机輒斷才刃有餘輒自文昌出當方面
果肅清于邊徼務宣暢于玉灵矧是秣陵实雄
江左右城鍾阜六朝之風積犹存大嘉縣高牙先
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声想具有于
成謨顧何煩于多刻可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童森煥章閣

直孝士知吳元府

勅荆楚與區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賴漢
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戟用
寇寇戎之行具官人稟氣中和受材宏遠登樓
知于慈展亟登任于禁途司函鑰于陪都既騰
善最連高牙于南郡久殿上游眷負劉始封之
邦為元德必奉之地雲比萬竈虎視三秦補武
侯出師之章諒其素志審漢將登塲之策勉力
壯圖毋有遐心往祗成命可

王簡知江陵府

勅運魁柄于西樞堂替愷中之畫開帥藩于南
紀茲分闡外之權惟任旧人式孚群听具官某
器資鯁挺智識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
之畧明目張胆在朝廷死事不言聚精會神故
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改正位本兵机謀楚以
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為万邦之憲退安祠館
寢閱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荆州用武
之要勉為朕行諒旡俟駕之淹倚闕洗印之振
噫比周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整之上游是
為重鎮尚体規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可

勅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為巴蜀
之捍蔽東則襄陽為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踞重
鎮而抗抗之要于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
某以季奮身世有名德 壽皇眷知權實華近
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今五年撫安
軍民怡然死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
邊鄙不聳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
風不亦善乎可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為劇曹涉筆
終朝犹恐不逮非夫稱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
吏姦而登弊源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
持節民庸茂焉為郎未几銜恆而歸不俟造朝
亟加選用靜以制動要以御祥汝知之矣尚其
勉弘可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

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勅具官公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
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彊記洽聞處

事有條尔三聘篤孝万操持論不苟簿正而監
退然安之茲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覓令其
時矣可

秦焯知嚴州

勅具官尔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孝進德言
者交口若援之政无愧循良嚴陵為高宗潛
藩密迩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抚吾民以
稱朕意可

吳宗旦知舒州

勅具官尔尤舒在淮右為名郡士大夫以剖符

為臬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孝自奮明
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為不及也律身範俗清
裁可紀家食寔久精力未憊往居專城緩靖淮
服列卿之旧朕豈汝忘可

推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
旣收超增羨各轉一官

勅具官尔等摘山鬻海之利權之以佐用度其
數實廣尔等協心奉法歲有贏貨何愛一官以
功未者可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勅具官某爾以五人給餉江淮才滑著稱俾之
將博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來諒尤見廉靖
為爾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可

幹办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

恬軍器監主簿

勅具官尔等尔等右太宰為名流試劇邑為良
吏以薦入朝歲月當迁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
三傑于大匠恬于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矣望
以俟甄拔可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勅具官尔尚書郎為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
必更外庸而後授之尔嘗我勇冠凜有風來按
荆制東將博江右久揖帥闡所至有稱賜環而
歸敷奏詳雅資型高矣然犹處之小選所以重
銓綜之任也其寬乃心以贊而長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外制

國子司業彭棬年除祭酒

勅具官以祭酒尊者之稱也荀卿在齊最為老師蓋三為之後世遂以名曹監之長非夫儒先哲文德齒俱尊者豈輕異哉爾蚤以文行表于詩生歷官朝行好礼不變權居小司成士論久矣厥服為國季帥死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覲感于規矩之余則首善之風振矣

可

樞密院檢洋李祥固子司業

勅具官之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
並除而為士擇師不應以此為拘也尔馳譽膠
庠見謂前輩之季行誼久服中心諒直簡嚴不
移素守節儲以來藹有師儒之望茲痛舍以少
司成之職迨还古風變而至道予以副朕作成
之意尚勉之哉可

左司諫胡瑒司農少卿

勅具官之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尔之用独異

它人姑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对祥雅朕心嚮焉
擢典中秘遂居六察居无凡何径登疎垣期月
之間屢獻忠說引嫌自列執義不回俾貳大農
豈朕初志往祗乃事庸俟甄升可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亡慮贈太子少

保

勅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主使相寇祿相
望然雖在近屬先子孫贈典之文惟尔孫曾進
東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

始豈不榮哉其官之冑出熙陵慶綿漢印生
長承平之日誼濡信厚之風不顯甚躬以壽于
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密
章之渥育尔九京可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勅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
仍多內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
嫵之貞齒閑之度克相夫子寢大其家孫又生
子起為公輔既錫曾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
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祀之寵以

增屬籍之光可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勅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遠之為稱首追
崇乃祖褒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
牒今尔之寵視右過之具官其稟資甚矣為善
知樂雖事功不見于世而隱行實侔于天是生
聞孫首致樞近既堂逮事當揆所元用推黃壤
之恩爰授青宮之傳三錫之命尚其未央可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勅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數既

嚴壺彝可紀矧來歸于天族乃深篤于義方宜
有後人克顯先世具封某結縞之訓益自家傳
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躬德懼齊眉之
勤有子甚仁謙仲由負米之券三迂之教茲及
元孫一畝之榮昨之大郡是為陽報尚服殊恩

父贈大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勅躬行之實莫君子隱微天報之昭殆同于影
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異惟深仁
厚誼有以過絕于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于

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阻救水僅充而事
親有卧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于人有解衣
推食之仁片言可贊于神明一飯不忘于君父
教忠之訓既著于生前篤行之名遂彰于身後
朕方命爾冠子或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
過庭之孝寃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禰廟之是
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尚其英爽式謹敬承可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勅朕顯登樞筥既以崇趙氏之祧如賁函原其
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閻歸于吳宗東

志靜專与乃文而協趣慶家約素為彭澤以忘
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于清白是有吳
子為予輔臣爰聞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宠母
重杯圈之感庶寬霜露之思可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勅朕並用親吳廷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
趾信厚之風亦惟聞助之良有鷄鳴警戒之道
宜与偕老胡不永年用加宠榮以膏其漢且封
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與府道山才及見夫子
英游之際副并翟芾傷不逮小君舍服之榮独

淮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迫始封此郡尚慰爾
灵可

知夔州趙肇江西路轉運判官

勅具官人肇起書生有志當世均由名曹出鎮
淮石孳邊備論奏相踵易帥夔子民夷帖服
事有當辯不已于言可謂守公忘私者矣大江
之西漕事為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
祇寧厥職可

江西提刑劉先祖知夔州

勅具官人夔子之因介于楚蜀之間山川險固

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
稱敢言出推使軼威望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
矣尚茲家食非以優吳分閫之寄易以俞汝亟
其洗印以安遠民可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勅具官人瓊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
禺相為引重大編獻琛輶以為歸魔符不輕畀
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忒郡賓水承流昭潭
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徃其輯寧靈峯勞抚胥胡
以稱嘆送侯之意可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勅具官人古者歲規之求下逮工替矧位于朝
孰不進言以諫者官視古已狹送用之際其可
不嚴爾蚤以掄魁寢登華序清標直節點映周
行約束東觀橫經朱印端請无華物自宗之糴
居諫垣允協時望山甫補襄職之闕孟子格君
心之非尚惟勉旃以伸素蘊可

將作少監黃艾右正言

勅具官人陳省設官備矣大夫而下几于古爭
臣之目北方並建遺補俱以引嫵而去妙選特

彥乃今得之爾摠負不凡孝為有用言簡氣勁
宜備陳列轂目王印命以拾遺爾其振厲風采
別白是非引經据古以佐朕之不逮將虛已以
听焉可

資正殿太子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

致仕

勅朕曠言故老方深及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
重車之請勉從所志殊喘予懷其官以洪敷而
格和闓深而肅括擢儒科於紹興之際登之朝蹟
于乾道之初自結至知蓋正人无待于助久司

言費使天下想聞其風遍叙論思獻納之班遂
參輔贊彌縫之用粵從去國亦既累年卧疾借
漳興鄴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
高爰序進於崇階以曲金於晚節噫漢疏知止
既永謝於軒裳蕭傳素剛尚勉親於藥石可

蕭燧贈金紫光祿大夫

勅舊弼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函踵至驚聞岳
絕之言撫往事之慨然愴吉人之已矣具官以
名高二代仕歷三朝官以諫為名貴得爭臣之
跡右非賢罔人伴參黻殿之道守為雖故里之疑

尚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乞身載覽遺章
尚想伏蒲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弟之恩庸寄
予悲務昌厥後噫此馬周仗形之見遂隔九京
歎晉公桂石之哀重增一第可

知建康府余端礼吏部尚書

勅朝列送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
橐之班茲得名臣式符時望具官一稟資洪毅
履行精純茲辰結知蚤與計泉之侍儲闈列屬
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於雄藩實典司於晉籥
既聞報故亟命還朝矧惟十載以來屢歷三銓

之劇士論夙推于平允吏行素悫其嚴明乃于
晝接之余究以天官之曰老成復進豈惟躬博
書期會之煩忠蹇自將止有賴朝夕論思之益
其祇成德用副虛懷可

闕北提舉張孝曾並路提刑

勅吳官某踐子一道視四川為差近而山川深
險雜以夷蠻民物凋阻困于征取典刑之使選
用不輕爾出自名家敏于吏事持節湖外欽敬
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窮谷幸无冤
民則庶乎得死矣可

右止言何異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朕監現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于部
使者犹恐不逮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爾自
登朝所雅有清望頃因奏對擢居憲臺升之爭
臣之列方有賴于規益矧嫌求外授節湖湘典
司將輸光華燁然夫以義鷹伏蒲之風抗攬轡
登事之志揚清激濁在此竹矢有敵必告毋有
遐心可

四川制置使京鏜權刑部尚書

勅朕侔列聖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

之臣裨居司寇以虛此位今得其人具官以器
度恢洪才猷挺特蚤結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
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既王
尊叱取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於勞
烈要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贊書付
之臬及罔兼庶獄朕方推文玉敬忌之心明用
五刑尔其慕臯陶適種之德尚殫辰告以副予
知可

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

奉除桀英殿修撰

勅懷會稽之章久頌填旣振齊邦之政可後衰
嘉具官之分派天潢朕休仁路頃由誰自來任
飛芻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簪華持橐之選
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迨茲期年知賊務之時卒
去此一冰亦嘗言之日聞乃諭柄臣俾陞寓職
以壘書示勉厲之意毋曰藝章使田里亡愁嘆
之心尚圖來效可

梁李秘知光州

勅具官尔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
後未有至二千石者尔守上饒收務簡靜街恤

而去未究或業淳光易治地則被邊奉以命汝
委寄為重尚其勉之毋忝前人可

李沐吏部郎官

勅具官尔以旧季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寔登
聯任出使閩浙有志于民為養求歸嘉其靖退
晉接之頃以名曹親度无倍宿之遠送部乃
相承之曰往祗厥職无復固辞可

新知具元府章森改知澧州

勅閱舊蜀部曾洗印之未間易鎮邊陲又改轄
而于近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

知略該通才猷挺時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
擢殿中出擁麟好之重由上流之奏課畀西
道以析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固宜于久任五
月而渡廬水武侯豈憚于遐征矧群情安集之
初藉冠帥抚按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
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翕
爾而自定亟祗成渙用寬徇憂可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勅開帥藩于閩嶠曾未彌年司苗籥于秦淮茲
為易禎渴想儀刑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

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放遠追於晁董文章高
軌於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勅之手至公典選
允藉持衡之權皂蓋頒春出臨千里錦衣行畫
孰抚三山歆改畀於麟符仍從馳於駟騎朝受
命夕利道諒無憚於署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
資於晨告八奉受鑿之對徐為分闡之行惟我
舊臣服茲休命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勅具官爾為御史直道而行出守信安旋使
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矧錄囚於嶺海煙瘴之地

不憚深遠崇亦甚矣抗章求閑未應拾遺其典
臬文于文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
惟休哉可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勅具官之闔奧區三山為一都會地大物阜
甲子東南負山並海綿亘數千里奉聽命於天
府連帥之選豈之易哉爾以軼群之才登著及
功壽星三昇大藩冠以論議之華于命幾二
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
溫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讞議從厚聞人

戶知之陞之集矣增重閫寄往其為朕布宣德
意抗者赤子以寬一面之矧憂朕豈汝忘哉可

著作郎黃由軍器少監

勅具官著庭之選最為清高矧爾以輪魁之
英蹇澁之氣周旋三館于茲有年任上要津无
不可者然朝廷序進人物不厭于洋薦紳綿歷
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攝副曹益養
資望以俟器使可

司農編沈揆杖吏部侍郎

勅右有六官執有天官之重部分四選无如武

選之煩茲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以高文瞻嚴
古季精深司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
選以累載周旋其間陞水道山為諸儒之領袖
儲察詞按振六藝之英華屢垂止于禁途復檢
闕于郡^寄深敬自朕志君長大農寇之荷橐之恥
果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
中欺倚聞稱取之名用助官人之道可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勅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為戒卿有大
邦遺愛之旧无嫌改命之煩具官以季有家身

才為世用奮身西蜀膺^了慈皇特達之知累歲
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于劍外分符
最久於漢中規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遂寧
日治更善鄭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
之益著往祗成煥嗣有寇光可^之
知遂寧府草按知建寧府人
勅遠臨蜀部念頻年跋履之勞易鎖開邦示卿
國旋歸之寇具官以受才通敏莅政精明繇廷
尉之平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群彥
之先祠庭寢閱于十年帥閩雄開于三峽旋更

會府深著外庸仍次對之曰班昇建安之新組
山川伊迹諒少慰于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于
善政惟時日德服我茂恩可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勅具官爾以季自奮吏治有聞三入朝行閱
歲滋久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諭歸
之茲以序迂勾稽農扈尚共乃事以就容業可
勅具官某列事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為尤
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爾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頃君是官見謂稱賊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還
曰班進用无壅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可

中奉大夫知襄州府張杓大中大夫

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

勅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
忘三載之考具官某神机敏悟器度闊深禁路
升華久以星辰之履帥藩因任蓋得江漢之心

陳君仁之惟首夷曠季同淹該西後代言
積得深諄之休南邦其理尤明寬猛之宜茲以年勞應于治四爰

涉文階之等益增侯服之光思稱恩榮尚殫猷
告可

中奉大夫吏部侍郎沈揆庶勘轉官
勅制祿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
品之榮具官之儒季老成文華高勝儲宋有批
經之曰詞臣推為誥之工屢結綬于朝行凡問
津于禁路擬承民部更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
雖九迂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始伸銓格之優
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褒遷之渥大夫既掌論議
益思獻納之忠可

新除兵部侍郎黃裳顯謨閣待制依
舊嘉王府翊善

勅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勅善之官在
太宗務選於正人惟姚坦最稱于真士自時厥
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吳
官所以天下士從吾見游自典秘書已參講席
雖寢歷瑣闥之責曾不離朱印之僚誦典謨百
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麥
深切之言力辭武部武部之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對
之秩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俯
尚服訓詞益殫敬告可

咸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營黃世明

轉兩官

勅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尽力累
賞日厚併陞二秩以旌其勞可

勅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即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勅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
藝祖皇帝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其以
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之首其能之書旋以論奏勤
慈辰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實奉首殆何

以遺朕也苟循故事往佐帥幕蓋林遠業以
登用可

集英殿修撰取震叔兵部侍郎

未長才被選嘗擢之待從之聯末疾自言閱勞
以官職之事以閑後久簡記不忘既加畫樓之
餘復畀夏官之二具官某稟資端亮厲操堅剛
篤志愛民雜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至死一及
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景甫登禁路俄領
外祠乃得賜環再趨文名之陸亟令持橐徑題
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降眷可

海內之望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勅屬近行尊富貴既無於危溢年高德郡死生
宜備於哀榮具官某迪德忱恂必夷曠分暉
帝籍雜生致於顯融席慶王門曾不形於驕吝
磊砢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於內祠
允謂三朝之舊握節旄於輔郡更居亞保之尊
胡不百年困於一疾驚奉童之上達愴遺老之
我何輟九陸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噫高爵厚
祿既以見於生前卹典優恩顧可忘於身後尚
惟英爽歆我寵靈可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

奉轉一官

勅具官之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許申飭將帥
務嚴紀律尔居節諸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
儒生而氣稟山西沉鷲善斷軍政修整徽于朕
闡可愛一官以示表功益勵戎昭用畜尔功可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栴顏直煥章閣

知靜江府

勅具官之桂林為嶺古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
虞論擇尤選惟尔儒雅醇明鍊達世故蓋嘗為

部使者矣當益災益孽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
惠輟京西飛輓之重還抗南方增堯章寓直之
名用為尔宛内安此俗外戢重安人心知向條
教易字子自以為得人尔其有以称此哉可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奉張

奎廣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僧計匪輕京西
總三司之繁事校尤重尔崧卿儒雅飾吏庶按
有稱是用易以襄漢之節尔奎清白傳家歛教
惟謹是用国尔桂林之居道里畧同委寄允異

飛芻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
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可

太常丞李謹浙東提奉

勅具官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
焉朕固不以輕畀而况於近歲乎尔篤志於季
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於已試愛國之心形於
顏色輟後朝行畀以使節早滂之余歲事未知
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允
可

知寧国府蔣繼周知太平府

勅偃藩巨屏正實共理之良易鎮鄰邦允藉上
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終術融明
材猷挺特歷君言路凜乎中執法之威屢剖郡
符翕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為三年
報政之期乃勝當塗猶為重地民風淳靜素稱
道浣於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
舊德為抚吾民矧擊手析之相聞亟驅車而又境
双溪壑障難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官游
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可
木待問知寧國府

勅具官以朕念儲闈察案之旧罔匪及一時之
選既已延登四人為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二
未嘗忘也尔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為二千石
以示旧恩相攸久之茲烏始定宛陵為江右名
郡以 壽皇替藩地聖尤崇爾其往為朕抚字
吾民舊志朕仰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
侯之意尔必將由是而遊為可

成都提刑楊王休奉路運判知閬州
續耆成都終提刑
勅具官以 壽朕臨御方禔寄耳目于部使者地

愈遠則任愈重蜀道万里成都與區其選久可
知若爾王休移自潼川方祇臬事易以漕即就
按本道尔者自守閩夙願若能稱伴乘憲車以
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
于遐徼楊清傲濁威愛無奪則為稱朕矣可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粉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
乘輅示不忘遠尔服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
摩已著才望甫試矧劇優有治声往行重湖之
區典司義廩之政買遷墾膏海之利務在通商樓

靖摘山之後垂致生事佇觀成績嗣有寵章可

吏部員外郎雷濠直煥章閣知平江

勅具官姑蘇古郡號稱吳門密輔行都最為

重鎮地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

非寬博疆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

辨劇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

寄又以十里之師抗五羊之民召對便朝即替

選部念未足以究尔之能也親拜選侯為朕一

行如以克章之取用為臨遣之寵倚聞異政以

稱所蒙可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勅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而惟命間因有為未免後宜真官某文有若風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為藩方師帥之良建節自都允藉保釐之畧江陵巨屏久燭填抚之威惟此吳冠抗子蜀道念閣藩之未及又易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尹之告漢中地重宜形難助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尚圖茂渥以答顯庸可

淮西提牽張同之奏修職即安豐軍

六安縣令六子虛牧活被水人一

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勅具官某鼓鐘伐磬淮有之洲詩人所謂吳埃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爾有字民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徇父老借苗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知叙州計孝似夷賊作過

不能彈壓降一官

勅具官某轅道被遭都將寶當控御之寄而威

今不申夷撩侵侮驚擾邊氓害及徼吏久而後
定是不於汝而誰責哉其上二秩尚思後圖可

朝散郎叙州通判李梗孫節制義軍

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勅具官公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為別駕受帥
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
俸賞逆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尚為
寬典其務首循可

諸王宮教授楊大澹國子監丞黃度

並監察御史

勅具官公等憲臺設屬實分大察之司御史虛
有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
澹以端恪之資而選於時宜爾度以深沉之量
而敏於吏事舊臨劇縣俱若能聲嘗對便朝各
陳謹論尚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頒約史
而作宋經赤已考遺編之載並加親擢蓋自簡
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
負官人之能可

福建提刑盧彥德本路運判

勅具官公爾屢持使節為時老成暫居即曾復

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於平及將漕之司又煩於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頌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可

知柳州美鑑湖南提奉

勅具官尔以册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徹于朕聞夫士之務孝固特見之周也始以宜章之最伴任一州茲申柳陽之能得庶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醴豈阜通雖攸司之甚重倉庾歛散充荒政之宜先尔能究心部刺史之職別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邪可

吳摠知瀘州

勅禁路通班久遂遊閒之適藩方謀師允資稅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聞命而引道具官以宵出勳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澤兮彰纓舊為儀於朝列擁麾持節屢宣力於坤維養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繁阜當勞耒安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坐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之政嬉宣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諸葛侯之任漢自有美声益振尔家用固吾圉可

知太平州葉翁知婺州

勅聽優而上星辰納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
著殊庸錫以明倫處之賴郡具官以性寬而有
制道廣而龍門為天子之後臣最先衆後生因
家之大許殆過十年謀謨備罄於忠嘉仕已不
形於喜愠乃滕文昌之老伴為寶婺之臣姑執
最聞未及錫金之寵枯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
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祗
降眷嗣有優恩可

勅具官以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岐部使者察
一道官吏之能吾以尤水為最而闕于朝廷亦
送階以示褒表可

徐元德知均州

勅具官其均之為州雖遠以其權制洞壘置武
當之即使填抚一境任不輕矣尔蚤以經學教
授鄉里茲以聲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靖用深
著部符若土以惠遠民往哉惟欽益行所奉可

太常博六陳棟秘書丞著作佐郎李
唐卿著作郎秘書郎危仲黼著作

佐郎授書郎王爽秘書郎正字蔡
幼李校書郎

勅具官以等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
所以亟養器業以為進用之儲也尔棟以容臺
儀禮之旧尔唐卿尔仲黼登瀛既久尔爽尔幼
李給札著闕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
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朕優選選批
返于此其意称崇獎之意以為擢家之光可

太李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曹秘国子
博士太李錄雷孝友国子正用澄

並太李博士

勅具官以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負多至數十
人國朝稽古^建選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
尔康李問統洽得議礼于奉常尔祕肯稟純焉
俾典教于胄李尔孝友尔澄俱以上庠糾正之
我陞教鼎之任一日而拔士以數十數尔是以知
朕好矣之意也其祗明命母曰序迁可

費士寅稽田令

勅具官，朕立矣无方視所為生苟得茂才多
列于朝尔以西州之雋褒然為孝首薦口既重

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藉實与容臺清華之
送杖輿于此惟務靖安以族甄拔可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因子止湯畴

國子錄

勅具官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
事可謂榮矣尔希點蚤上甲科久為掌故尔琦
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靜退之風俾參染育
之選維有聲望司予或規子率以身畴敢弗恪

閩南選奉郭德麟宗止少卿

勅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
為重設官以象之邾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
比也尔以謀直罔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
深簡予秉賜環來歸優宣少列豈徒為養望之
地將有以進汝焉可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勅冠三孤之位既頒卹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
極真三之責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友琚瑤
珩璜允矣朝儀之肅縶兜戟肅縣君然將闡之崇
雖平生坐致於美官而終老不怨於素履逮朕

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頌爵之未違君抱
病而自晦云胡不淑遂止於斯噫播笏垂紳懷
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尚冥謨之有知用慰爾
靈蓋昌厥後可

士峴母三人並贈縣主

勅某人朕本承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
歷事三朝如尔文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
榮然三女願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
爾父之意乎益懋壹彙以對隆渥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礼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勅士有致仕在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常
布而追勞于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賤亦豈
偶然其官其樂道丘園隱居閭里人无知者實
有保于天我自得之故死待于外比及三世乃
生貳樞朕方以儲闈旧季之位推居宥府基命
之地首以官保之亞用為曾門之光豈徒顯尔
宗之桃柳以為善士之功可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延登儲察進二樞覽既已完及上世又念

仇儼之吳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
具封子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記
以終身旒闥範之可稱至皆孫而遂顯擇黃岡
之佳郡開石窳之新封育尔泉扃歆予渙握可

祖鐸太子少傅

勅君子之鐸既被于後人朝廷之恩宜及于先
世有德必大可考不誣具官某探六藝之道言
為一邦之善士管文季行誼不見于用而孝悌
忠信能行于家再傳而吳救身樞近杖跡光祖
之自歆允余氏之宗青宮六傳奉以命汝尚惟

不泯服茲寃灵可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勅儒者篤行不顯于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
閨門能循法度以為之助迨贈之寃歿宜共之
某封某謹頻繁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
歆如賓是生吳孫為朕良猶以高都之名郡為
湯沐之新邑惟尔灵其与享之可

父贈通議大夫贈太子少師

勅信安自趙抃以來仕登宰輔不过三數人我
有奔兵之吳固由自致跡灵義方之教當揆所

光具官以秉心靜淵履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
愛形于兄弟於馮驩之券而義莛于鄉閭積善
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
周旋清班登進宥府審章加贈屢升佔度之階
祿廂益親經送宮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
追遠之思可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勅士之家篤因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
氏之去化繼顯于朝廷宜加于泉壤具封某
天眷婉孌婦德靜專謹以事夫遠追奉業之美

勤於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於生前
而寫誥屢頒於身後茲錫文川之號益由樞冕
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可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勅大臣許國能有羔羊止直之風夫人起家必
如鴈鳩均一之德既資內助之力宜啓小君之
稱具封以姆訓是遵壺羣其飾相尔夫子不以
事物嬰其心為時名卿得以庶白房其標位登
西地之貴恩霑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尔象服
視樞臣而命爵就卿郡以既封益肥安家庸稱

予渥可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舍輔朝奏即一

官回授本生父珮贈承事郎

勅具官人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為請者吾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資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願捨外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淳化淳熙况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詳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子方為部刺史以此風后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可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

孺人

勅具官人故本生母王氏前育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父追其本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接舊比且言自即所係為重而其請於義可矜是以勸臣于崇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為泉壤之寃可

胡澄知光州趙彥珙知容州

勅具官人寺光山之在淮右今為保障之區容營之在廣西旧為經畧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

粒以尔奉起由名家嘗奏卻課尔彦琬秀出天
族荐佐藩條徃分顧愛當體朕意有政可紀无
遠不聞勉哉可

四川總領楊經直賢文閣提奉四川

勅吳官以尔以宰掾之長徃餉蜀門之師蓄里
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摧牧之寄尤在得人
與其遴選於中朝執若就煩於便道載頌英蕩
寓直寶金摘山以惠还人市駿以備戎事惟卿
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徃既巧心用楊厥職

勅吳官以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
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尔守岳陽推誠奉行凡
加賦橫斂之病吾民有悉加蠲除凡去歲額之
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嶺海去朝廷遠界尔一
節專斂散之权推岳陽之意而行之遐厥其息
肩乎可

大德堂新編卷之三十一

MS. H. 1. 1

此書係大德堂新編卷之三十一
 其書名曰大德堂新編卷之三十一
 其書之內容係關於大德堂之歷史
 及大德堂之各項事務之記載
 其書之編纂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編纂而成
 其書之出版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出版而成
 其書之印刷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印刷而成
 其書之發行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發行而成
 其書之內容係關於大德堂之歷史
 及大德堂之各項事務之記載
 其書之編纂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編纂而成
 其書之出版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出版而成
 其書之印刷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印刷而成
 其書之發行係由大德堂之董事
 及職員等共同發行而成

